

上月某天，早上七時三十分，電話響起，是學校社工的來電，聲音沙啞，我心裏暗叫不妙。果然，發生了意外。

當時全體五年級同學正在大嶼山參加一個三日兩夜的生活營，才過了一天而已。社工說，孩子從碌架牀的上層直掉下來，鮮血流滿一地，幸好當時他手裏攬着一個大枕頭，傷勢才不致太嚴重，只撞破了下巴，已被送到醫院，暫無大礙。我看了一下手表，還有不到二十分鐘，一行四十人的外校嘉賓即將到校！當下我做了一個禱告，然後找來負責訓輔的副校長，請她馬上趕赴大嶼山，先探望孩子，再向全體同學說明事故，穩定團隊軍心，並警惕他們不能忘形。

男生精力多 意外千奇百怪

我常戲言，校長的薪酬某程度是筆「擔驚費」。九百多位家長把孩子交託於我，天天都有千奇百怪的事，尤其是男校。男孩有用之不盡的精力，一開步就橫闖直撞，又愛探究器物結構。試過有孩子用廁紙堵住洗手盆的去水位，觀察水流改變的速度；也有在同學後腦打開自動縮骨傘，測度距離和力度……孩子做這類事情時不帶惡意，可我怎會不擔心有意外發生？我啊，是經常在腦海想像及演練各類意外的，每次安排活動，我都會小心估算其風險指數。

不過，經此一役，我一定不會說：「那我們以後別再讓學生宿營、別再搞什麼什麼活動……」學校每天都有學生犯事，大小損傷免不了，作為一間男校，難道因為某些「可能」就把孩子禁足麼？當然不！我們只能盡力防範，只能禱告交託。意外硬要來訪，怎也躲不

宿營意外的反思

文：英華小學校長
林浣心

了，除了面對，更要利用那椿意外，造就一個或多個生命的成長。

據悉有些學校要求學生在小息時段安坐於操場，我聽後不禁咋舌；任何活動都一定有冒險成分，怎能因噎廢食、犧牲全體孩子的遊戲權利？為了針對我校男孩的特性，幾年前開始，決定為四

年級安排校內宿營、五年級三日兩夜離島宿營、六年級則往海外交流，希望藉此培訓及提升他們的自理能力。

說回這次的宿營，我們挑選的營地向來管理嚴格，同行亦不乏富經驗的男老師，算是安排妥當的了。出發之前，我還特別向全體五年級生訓話：「我知



No. 041
2015.06.23

逢星期二
出版

五位校長輪流執筆，說出教育心底話

道你們去宿營會不願睡覺，我知道你們總愛在半夜用電筒躲在被窩內照明，我知道……但你們不睡覺，老師也不能睡，那他們之間就沒有精神領活動囉。所以，大家要自律，遊戲時遊戲，睡眠時睡眠，時候未到就別要起牀……」

看，能預防及叮嚀的都做了，每間房亦委派同學當房長，彼此監察。結果在老師半夜巡房後，還是發生枕頭大戰、凌空過牀……事情既已發生，就要設法轉危為機，從壞事中抽出那根正向的線頭來。過了兩天，我集體召見了那班涉事的男孩，要他們反思：事情為何會發生？你在現場的角色可以做些什麼？事件再出現的話，你會怎麼做？

翌日，我收到孩子們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信件，看見他們在不同角度重新審視事件：

「我日後會遵守老師的指令，不再樂極生悲……」

「雖然我沒參與其中，但我也感到內疚，因為我沒有立即制止他們……」

「我感到非常後悔，非常內疚……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今次的教訓！這件事令我反省到……自己身形較大，不可以和身形小的同學有身體接觸。」（註：這孩子在牀的上層轉身時，不慎把另一個孩子撞至飛墮地上）

汲取正面教訓比處罰好

我深信那個鮮血滿地的畫面對這班孩子無比震撼，他們將一生難忘，並從中汲取到正面的教訓。也許你會問我，要處罰嗎？我當然把這些都記錄在案，但亦會給孩子一個機會，採取延遲記過，若無再犯，紀錄將一筆勾銷。